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八本，第二分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六年六月

東沙島與南沙太平島的考古學初步調查

陳仲玉*

中國南海地區的考古學資料極其缺乏。本文作者為執行研究計劃，前往東沙島和南沙太平島做考古學調查。此文為初步調查的成果。全文分成五章：

壹、前言：敘述研究的緣起及其工作的範圍。

貳、南海區域發展的歷史背景：從文獻資料看我國人在該區域的四個階段的發展。

參、東沙島的考古學調查：參考自然生態環境、島嶼開發經過和前人已發現的文物等資料，作者曾經三次前往該島做田野調查工作。發現『東沙遺址』一處。發掘中曾出土陶瓷器、木炭、鐵釘、鐵器、貝殼和鳥糞石等物，顯示為中國漁民的活動所遺留的遺物和遺蹟。

肆、南沙太平島的考古調查：參考自然生態環境與島嶼開發經過的史實資料，作者曾經前往該島做了一次全島的地表普查。發現七處地點有古時的陶瓷片等遺留物，但其時代均屬近代之物；此外在該島尚保有我國清代人的墓葬和其他第二次大戰時日本人遺留的石碑等物。

伍、結語。

關鍵詞：南海 南中國海 東沙島 太平島 考古學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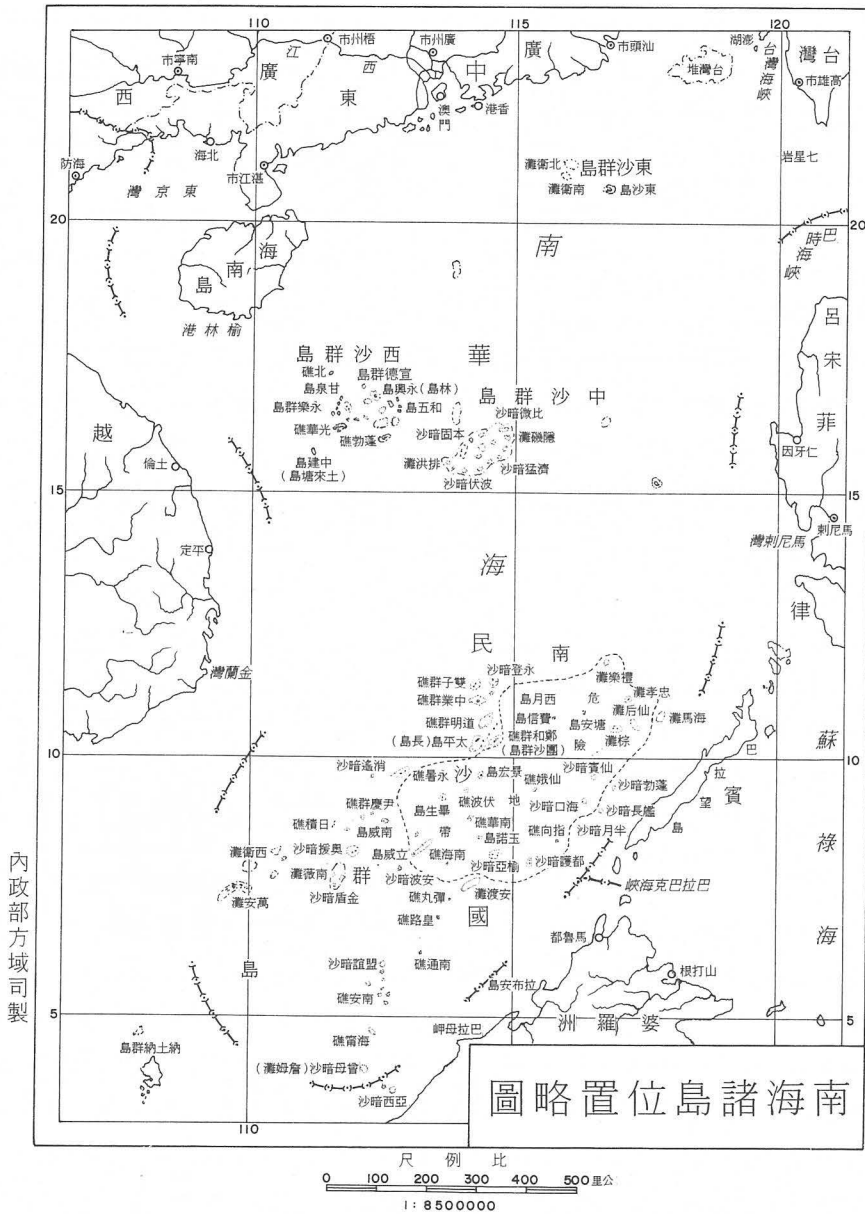
壹、前言

中國南海地區，西方人稱『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是我國主張的歷史性海域。(傅崑成 1981: 1-3)其範圍包括東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等四個群島。大約南起於北緯4°，北至北緯20°42'，東自東經117°50'，西至東經109°30'；南北長約1600公里，東西寬約900公里。總面積約356萬平方公里，其中在我國傳統海疆線內約200萬平方公里。(辛業江 1993: 13, 20)在這麼廣大的海域中，散布著島嶼、灘和礁等一百五十餘座。(林明德 1960: 80, 81)是我國最南的疆土。(附圖一：南海諸島位置略圖)

這塊海域的位置正好在太平洋的西南、銜接印度洋的要衝，成為歐亞非國際海運要道的必經之處。因此在近百年來，早已為列強所覬覦。再加上自一九七〇年代發見該地蘊藏著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氣；先後有越南、菲律賓和汶萊等國的強行侵佔若干島嶼事件的發生，是東南亞最可能發生衝突的地區。在這種區域性國際情勢多變的情況下，我國政府於一九九二年設立跨部會的南海小組，以應多變的局勢。

南海地區的東沙島及南沙太平島的科學研究，在台灣學術界起步並不很早。最早者是馬廷英氏於一九三五年到東沙島研究珊瑚礁(馬廷英 1937)。其後是台灣省水產試驗所於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在東沙島及南海若干海域調查漁業資源。八〇年代以後並將研究重點移往南沙群島。(方力行、李健全 1994: 291, 292)大約在此同時，台大海洋研究所的一群教授們和中央研究院動物所的張崑雄教授等人，曾前往南海地區研究。他們大多數是海洋生物與地質等學科的專家。至於九〇年後，更有了大型的調查研究計劃。其中要以由方力行、李健全等十六位教授群所主持和五十七位研究人員所執行的『南海生態環境調查研究』計劃，(方力行、李健全 1994)可能是我國史無前例的一個研究計劃。由這點看來，南海區域的科學研究工作，最早是著眼於漁業資源的調查，嗣後發展為生態環境的調查研究，乃是我國南海地區研究主體。

台灣現代的考古學工作，始於日據時期初年，至今整整一百年。由前輩先驅者的啟蒙之後，至今已有了相當的成果。然而，由於先前的戰亂和國家社會的



附圖一：南海諸島位置略圖

動盪，在台灣的考古學研究工作一直也僅是侷限於台灣的本土，始終未曾開展工作範圍於其他地區。甚至我政府目前所管轄的福建省金門、馬祖二地的考古學工作均力有不逮，更遑論南海區域的東沙島和南沙太平島了。有關此二島的考古學資料幾乎是空白的。

中國大陸的考古工作者，自七〇年代以後，也逐漸在注意南海地區。廣東省博物館曾經二次調查西沙群島的文物，並且蒐集到前人在東沙島發現的古代銅錢。（廣東省博物館 1974、1976）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王恆傑教授多次前往西沙及南沙群島做考古學調查。（王恆傑 1992）但是，仍然僅是零星的材料。綜觀南海區域的考古學資料的缺乏，顯示這一地區考古學研究工作的極為不足。加強各島嶼的考古學田野調查和發掘則是目前很急迫而必須即時面對的工作。

有見於該區域考古學資料的缺乏，筆者近年彥執行南海區域的考古學研究計劃。一九九五年三月五日至十五日，陳仲玉、王俊傑兩人，第一次赴東沙島做了全面的普查。在該次調查中發現了一處歷史時期的遺址，即『東沙遺址』。此遺址目前已經由軍方劃為保護區，圍籬並立告示牌維護。此外發現陶瓷片的遺蹟多處。第二次於同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六日，在該島停留十一天，除了再做一次全島的複查之外，並發掘東沙遺址。同年四月十三日登上太平島，在該島做田野調查四天。（陳仲玉 1995b）本文就是一年多來，執行此兩計劃田野考古調查的成果。

貳、南海區域發展的歷史背景

在敘述東沙島與南沙太平島的考古研究工作之前，謹將南海地區與我國人在該地區的活動開發的歷史背景做個簡述。筆者認為有階段性的發展，（陳仲玉 1995C：4-17）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一、泛稱『漲海』：國人知道在國土之南方有一片廣大的海洋，大概是在南越國內附以後，才逐漸在書籍中出現若干記載，其時均稱『漲海』。此名稱首見於東漢楊孚的《異物志》，以及其後若干載記南方的傳志與正史《梁書》、《南書》、《隋書》、《舊唐書》、《宋史》等諸書。

二、宋元時對南海島嶼的認識：雖然『漲海』一名仍在宋代史籍中沿用，但有更多關於南海諸島的描述。筆者曾將宋元間的文獻資料歸納成下述的四點現象：

- (1) 南海中的地名複雜。例如石塘（石堂）、長沙（長砂）、千里石塘、萬里長沙（萬里長堤）或千里長沙、萬里石塘（萬里石床）等泛稱南海諸島。據一項不完全的統計，僅宋至清四代記載南海諸島的文獻圖籍多達百種，名稱有二十多種。（林金枝 1981：118-140）
- (2) 島嶼有專名的出現，或是某名稱專有所指。例如《嶺外代答》《瓊管志》《諸蕃志》等書的『長沙、石塘』，均指的是東沙群島。《武經總要》中的『九乳螺州』、《夢梁錄》，《元史》〈史弼傳〉中的『七洲洋』、《宋史紀事本末》中的『七里洋』均指的是西沙群島一帶。（佟柱臣 1991：313，314）
- (3) 文獻中有作者親身經歷南海的記事。例如三國時的康泰於吳孫權黃武五年，受交州刺史呂岱的指派，前往東南亞諸國為使臣。返國後，寫《吳時外國傳》和《扶南傳》兩書。（顧海 1990：6-8）
- (4) 宋時周去非《嶺外代答》一書，已注意及東沙群島附近的三大海流的流向。到元代時的汪大淵《島夷志略》一書，更是注意到海底的地形骨脈。這是其時觀察南海的自然地理，自外表更深入到海底內部的探查。

三、明代是南海航行的鼎盛期：在宋元航海術的基礎上，明代以後，國人對南海諸島群的活動，更是頻繁。其中以明朝初期，鄭和在公元一四〇五年至一四三三年間曾經七次下南洋。依據鄭和的航海史料，以及學者相關的考釋，他的船隊在自中國通向阿拉伯地區的印度洋航路網，有三十五條航路。（孫光圻 1993：83-87）其航跡遍布中國南海、東南亞、印度洋和非洲東海岸諸地。其時海圖的製作亦甚為發達。

四、收入版圖：我國人在一千多年來對南海地區自認識、活動到經營生活中的過程，從來未曾注意到所謂主權問題。因為在元明時（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我國在南海的戰力是獨尊的局面。反觀其時的東南亞各地，尤其是環中國南海鄰近各國，或是臣服於我國的屬邦；或非屬邦，也無法與中國匹敵。然而，我國人有開發南海諸島的條件和意願。這點是南海諸鄰國與我國國情頗異之處。元代由於海上交通的發達，海上絲路的通行。促使國人向海外發展的趨勢。到明代更因航海技術的發達，引導國人向海外求發展

的浪潮。另一方面，在明代以後，東南沿海的居民已有了人口的壓力，本身就有向南洋海外求發展的一股力量。東南沿海的漁民往南海採取海產資源，去開發那些島嶼是自然的現象。所以，南海是否為中國的疆域版圖，在中國來說是想當然耳。其他國家也無異議。

這塊國土疆域，長久以來均未曾受到相鄰諸國的質疑。直到十九世紀之末，其時西方的列強與東方新興起的日本，原就將中國本土劃分出各自的勢力範圍，以準備瓜分中國。當然，中國南海諸島位置又在東西方海運交通樞紐的地位。島上又有無長久居民的弱點，尤其是離國境遙遠的南沙群島，首先倍受挑戰，於是開啓了一連串的紛爭。先是清光緒十一年(1885)中法戰爭。我國雖勝，仍簽約承認安南為法國保護國。自此法國一直尋求在西沙群島建立霸權。經常派軍艦在西沙群島巡邏。並於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間(1931-1933)法國先後佔據我南海九島。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日本商人西澤吉次強佔東沙群島，懸掛日旗，改島名為『西澤島』。大肆開發該群島的鳥糞石與海產資源。清廷向日本駐粵領事提出交涉。日本自知理屈，乃承認東沙群島是我國領土。但同年日本提倡『水產南進』，日人乘機佔據南沙群島中之若干島嶼。此後日本漁船相繼以該群島為根據地，在南海四出活動。民國二十六年(1937)，中日戰爭爆發。二十八年(1939)二月，日軍進佔東沙群島。進而迅速取得海南島、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並將之改名為『新南群島』，劃歸臺灣總督管轄，隸屬高雄州高雄市。(陳鴻瑜 1987：54-60)

在這五十多年間，所有的紛爭，均是法國和日本對我南海諸島的覬覦引起的。這情況照說在民國三十四年(1945)，中日戰爭結束以後應告一段落。因為根據一九四三年中、美、英三國的《開羅會議宣言》和一九四五年七月《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南海諸島由我國軍接受日軍的歸還，本是無疑義地做了了結。事實不然。當日軍集中榆林港候令遣返之時，法國又乘我國尚未派軍進駐南海諸島之前，即行佔據若干島嶼，並派軍艦經常在南海巡邏。一九五〇年，法國正式把部分西沙群島的控制權交給越南。法軍繼續駐守至一九五六年，才由越南正式接收該群島。直到一九七四年，越南與中共海戰失敗後，才撤出西沙群島。(陳鴻瑜 1987：62，63)至於目前在南沙群島的各國紛爭，則是近二十多年來，在該地區發現石油蘊藏所引發出來的情況。

參、東沙島的考古調查

一、自然生態環境

東沙群島是南海諸群島中最北、離中國大陸最近，而且島礁最少的一組群島。西方人稱Pratas Islands。位置在北緯20°33'至21°10'，東經115°54'至116°57'之間。群島發育在南海北部大陸棚的東沙台階上，為一環形礁盤。環礁長46公里，寬2公里。環礁內直徑約20~30公里，水深一般不會超過十七公尺，最淺處僅〇·六公尺。環礁的內底部均平埔細砂，但有礁頭凸出，東、西和北部低潮時常有礁盤露出水面。除東沙島外，另在此島西北約44海里處，有北衛灘和南衛灘，均是隱沒在水面下的珊瑚暗礁灘。兩灘相距5海里。排列呈北東向。北衛灘在東北，為橢圓形，灘面有沙，長11海里，深達185米。最淺處水深60米。南衛灘稍小，在北衛灘正南，灘面平坦，也呈小橢圓形，直徑約5至10海里，最淺處58米。（辛業江 1993：135-137）

東沙島即在此環礁的西邊。北緯20°42'52"，東經116°43'51"。其東北方距離高雄約240海里，西北方距香港約170海里，北距汕頭140海里、西南距海南省榆林港360海里，東南距菲律賓的馬尼拉約420海里，南距南沙太平島640海里。因是位在西太平洋上的扼要地位。全島長2800公尺、最寬865公尺、面積1.47平方公里。島內的西部有一潟湖，約佔全島三分之一面積。湖水不深，湖底為淤泥及有機碎屑所覆蓋。（邱文彥等 1994b：454）

東沙島因處熱帶北部，具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25.3℃，最冷月是一月，平均溫20.6℃，極低溫約為10℃；最高溫為七月，平均溫為28.8℃，極高溫36℃。年降雨量1460公厘，雨季在5~10月。（辛業江 1993：136）

該島的地質是在礁盤的基礎上，由珊瑚和貝殼碎屑所風化形成的白沙所堆積覆蓋而成，並無土壤。植被單純，因東北季風強勁，以及較頻繁的人類活動，樹木高度不高，為低矮灌木所組成。約有一百一十餘種植物。（黃增泉等 1994：433）其附近海洋有固著性植物，有紀錄者109種海藻、5種海草，顯示該島初春海洋植物相十分豐富。（柳芝蓮、林繡美 1994：381）

陳仲玉

此島因面積小，人類的活動又頻繁，故少動物資源。惟潟湖周圍有較多的鳥類棲息，春、秋二季並有大量的候鳥停留。（張萬福等 1994：234）所以，在以前的資料中常提及有鳥糞為磷酸類的資源可資採集，但因過度採挖，如今已少遺留矣。然而，此島的珊瑚礁與海洋魚類資源則甚是豐富；屬於熱帶性魚類共375種之多，可說是『魚類之天堂』。（陳正平等 1994：295-298）自古以來一直是我國漁民的好漁場。

二、島嶼開發經過

東沙群島是南海諸島中最近中國大陸的一群。國人對其認識也最早。宋代的《諸蕃志》、《嶺外代答》、《瓊筌古志》等書中所謂的長沙、石塘均指的是東沙群島。（佟柱臣 1991：313）清代人謝清高口述，楊炳南撰《海錄》一書中，敘述東沙島更較詳細：

船由呂宋北行，四五日可至台灣，入中國境，若西北行五六日經東沙，又日余見擔千山，又數十里即入萬山，到廣州矣。東沙者，海中浮沙也，在萬山東，故呼為東沙，往呂宋蘇祿者所必經，其沙有二，一東一西，中有小港可以通行，西沙稍高，然浮于水面者亦僅有丈許，故海舶至遇風雨，往往迷離至于破壞也。凡往潮閩江浙天津各船，亦往往避風至此，泊入港內，可以避風，掘井西沙亦可得水，沙之正南，是為石塘，避風于此者填不可妄動也。（楊炳南 1975：286）

我國漁民前往該島開發海產，最早見於記載者，可以推到一千多年前的晉代。裴淵《廣州記》云：「珊瑚洲在（東莞）縣南五百里。昔人于海中捕魚，得珊瑚。」此條文獻的『珊瑚洲』是指東沙群島。（林金枝 1992：34）最明確的資料，要算是清光緒三十三年，清廷調查漁戶梁勝的供詞。是年因日人西澤吉次到東沙島私自開發，清政府向廣州日本領事辦交涉的調查案。漁船主梁勝供詞云：

自同治八年(1869)在同安祥大漁船僱工，前往東沙島捕魚為活。是年二十八歲。至光緒二十四年，舊東物故，由新東主李廣星等八人，糾本買受大

漁船一隻。改名廣安祥。另置舢板四隻。蒙東家開小的紅股一份，充當船主之職。每年往東沙島三次。自正月開行，至四月間回澳，為第一次。五月至八月，為第二次，九月至十二月，為第三次。船內伙伴四十餘人，均住大漁船上。每日分伴開舢板在東沙島洋面左右捕魚。所取皆大魚，及師醃肉，裝回船上醃鹹。撈翻玳瑁。並於光緒二十五年在東沙島邊，搭蓋大木廠一座。長二十八丈，闊四丈八尺，共用去銀四千餘元，有數簿可據。在洋面取得膠菜，囤積在木廠上曬乾。又捕得玳瑁，剝出鱗，又將肉曬乾。均搬回船上。…小的初到島上，見樹木林深。并由小的經手種有椰樹三株。又見有大王廟一間，係舊的。小的於二十二年，簽銀二千元左右修好。又倡建兄弟所一間，即祠堂，用銀五百元。至二十九年，新東及各伴，又再簽銀七百餘兩重修，洋面有興利漁船一隻，同往捕魚。又小的船上各伴，自同治十二年起，至光緒三十三年七月止，共死去各伴一百三十二人。均在島上安葬。其死之姓名年月，用簿注明。如一伴不論病死或不測，均由東家每名補回他親屬或父母妻子安家銀三百元，歷安無異。

當時受調查者有漁船主七人，他們均有類似的供詞。（陳天錫 1928：65-67）可知當時的漁民不但在東沙群島的海面捕撈魚類，並且曾經在東沙島上搭蓋大木廠，生活其中。又據梁勝的供詞，他初到島上的情形：「樹木林深。又見有舊的大王廟一間。」等語。可知較早即有國人在該島建廟。東沙群島，古時尚有『落漈』、『南澳氣』、『東沙』、『大東沙』、『東沙山』、『月塘島』、『月牙島』等名稱。甚至日本《坤輿萬國全圖》、《航海古圖》和《東洋諸國航海圖》的『銀嶼』一地名，也是指的東沙。（吳鳳斌 1992：159-161）

南海四群島之中，中沙群島因是一群暗沙和暗礁均在海面之下若干公尺，一向未為人所注意。在其他三群島中，主權歸屬我國的地位最明確的是東沙群島。但是有這成果也是經過一番折騰，並且付出了代價。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八月初二日，就有日本一隻小火輪來到東沙島。有九個人上岸，居住十餘天，探查島上的情形。次年八月，日本軍艦載有日本人約二百人登島：

將大王廟、兄弟所盡行折毀，用火焚化。見有墳塚百餘座，用鐵器掘開，取出骨骸。將膠菜木柵盡折。又砍伐島上樹木堆起。將百多具屍骨，架著火棚，盡行燒化、推入火中。（陳天錫 1928：66）

同時盡逐在東沙群島附近作業的我國漁民。這就是日人西澤吉次強佔東沙群島事件之始。

西澤吉次首先在島上立起旗桿，掛起日本國旗。並立一木柱，柱上向北的一面寫著『西澤島』；向南的一面，寫著：『明治四十年八月』。在島南修築一處碼頭。有小鐵軌可通島內。在島內修築木質房屋二十餘座，製淡水廠一間。並挖水池蓄淡水和養龜等建築物，架設電話線，埋裝吸水管等設施。（陳天錫 1928：12，13）目的在開發該地的各種資源。其時東沙島的地表有一層磷酸石礦，實是自古以來，每年停留在島上候鳥所遺的鳥糞和地表海沙凝結之物。此類礦產可利用提煉磷酸鹽類，為珍貴的化學原料。海中的資源以魚類最為豐富，礁盤的內外均為出色的迴游魚和底棲的漁場。礁盤淺海多珊瑚，生長情況良好，有特色的景觀。又因該島均是砂質地、底質佳，很適合海草生長。（邱文彥等 1994：456-458）所以，日人西澤一佔據東沙島，即行開發磷酸礦物、海人草、各種魚類，並包括海龜玳瑁等鱗介貝類。（陳天錫 1928：12，13）物產之豐富，粵省人有諺語云：『要發財，往東沙』。（李長傳 1922：2）

開始時，國土被佔據、資源被盜竊、漁民被驅逐、乃未為清廷的地方政府所知。倒是兩江總督端方探得消息，報告外務部；再由外務部通電兩廣總督張人駿查詢。兩位總督之間，關於電文中的經緯度和島名為『蒲拉他士』等的問題尚未厘清。要派軍艦前往查驗，又沒有可用之船隻。事情擱置未辦，過了一年。次年（光緒三十四年，西元一九〇八年）八月間，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傅夏禮致函廣東省洋務委員溫宗堯，說明英國要在蒲拉他士（或稱布拉達斯等多種）島建一座燈塔，請確查該島是否為中國的屬島？其實，英國要設燈塔一事，曾經在一八八二年和一九〇二年，已經二次提出此建議，就是因為歸屬問題，應由何國設置遲而未決而作罷。現在眼看日本人已在該島大肆開發，舊事重提。這事也促使清廷加速處理。宣統元年二月，清海軍飛鷹號前往東沙島勘查，才知道是東沙群島，確屬中國的領土。（陳天錫 1928：3-9）

在清廷向日本駐廣東總領事的交涉之中，日人先是強調該地為無人島，又將經緯度錯報，使我國官員做成錯誤的判斷。又以為我國的誌書，所記載的地區的位置與管轄的內容多含糊不清，所繪的圖籍更不明確，要我國提出確實的圖

籍爲証。我方最後是提出陳壽彭《中國江海險要圖》一書中，明列東沙島爲廣東雜澳第十三，屬於我國廣東省的轄區。該書主要是翻譯英國海事局的China Sea Directory一書。此書爲英國人在南海實測的地圖，均有確實的經緯度。(Reed, J. W. and King, J. W., 1868)爲最有力的証據。日方見證據確鑿，看似無法抵賴，則就開口要求高價補償，索價高達六十餘萬元。幾經周折商議，並到現場查驗估價，減至十六萬元定案。但我方亦要求日方償賠我漁民之損失三萬元，最後以我方付日方十三萬元，雙方簽訂條款以終結此案。(陳天錫 1928：9-63)

由於東沙群島有日人西澤吉次的案例。此島歸屬爲我國的領土，自是確定。雖然於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軍隊於民國二十八年，再次進佔東沙群島。並且很迅速地進佔海南島及南海其他諸群島，並且以東沙島爲南進的中繼站。日本戰敗後，此島連同南海諸群島再度歸還我國。國際間對於東沙群島歸屬我國，未曾有過任何疑義。並且自民國三十六年，從日軍手中接收此島以後，均由我國軍戍守至今，未曾或懈。

三、前人發現的文物

至目前文獻記載者，有關東沙島的古代文物，僅有一批古代銅錢。該批器物是民國二十五年，爲東沙島氣象台台長方均，在島外水深二公尺的礁盤上發現的。(廣東省博物館編 1987：286)據說該批銅錢是沉落在大塊珊瑚石下。推動石塊就能看到。銅錢大多是散亂地堆積，若干在表層的銅錢已和珊瑚石膠粘一塊兒。當時對於銅錢的散布範圍和現場情形未做詳細的觀察。僅從礁石上敲下五塊銅錢珊瑚石膠結物，和可採集到的銅錢。共計散錢一百九十三枚和銅錢珊瑚膠結物五塊。但是經過三四十年歲月，散錢大半失落，僅存七十二枚。加上自膠結體上脫落下的七枚。共計七十九枚。

這批古銅錢，於一九七二年，原採集者指定獻給廣東省博物館。五件銅錢珊瑚膠結體經過解剖，從中取出銅錢五十六枚，共計一百三十五枚，爲目前現存的收藏品，已佚失的一百二十一枚，原蒐集者保存有登記冊紀錄。這批總計爲二百五十六枚，採集於東沙島海底的銅錢，雖然均經過海水浸泡多年，表面都

陳仲玉

有一層較厚的銅綠鏽，但文字尚能辨識。似乎均在社會上流通過，尤其是為數甚多的宋代錢幣有使用摩擦的痕跡。

二百五十六件銅錢的時代屬性，據統計，屬唐代者有二種五枚，北宋有二十三種九十九枚，南宋有十六種九十九枚，金代一種三枚，元代二種四枚，元末朱元璋一種一枚，明代二種四十五枚。其中年代最晚的是明代『永樂通寶』。自唐代至明初，共有四十七種。

這批銅錢顯然是自古代的一艘船舶所遺落，也許是船隻觸礁所致。其時間應在明代永樂年間，或稍後。這樣推測的理由，不僅是因為『永樂通寶』是最晚的一種錢幣；同時也因為有一塊銅錢珊瑚膠結體之中有一串清一色的『永樂通寶』新幣，其餘的錢幣則很散亂。這種現象絕非偶然，可能『永樂通寶』進入社會流通尚未久。同樣的情形在西沙群島北礁也出現過。（廣東省博物館 1976：31，32）

四、田野調查

八十四年三月五日，筆者和助理王俊傑君首次到達東沙島做考古學調查。由於我們對島上的情況都是陌生的，先擬定了工作計劃：

- （1）觀察東沙島的自然及人文環境，
- （2）在島上做了一次普遍的考古學田野調查，
- （3）如有遺址，則試探遺址的性質，在可能的範圍做小規模的試掘。

在三月五日至十五日的十天中，實際僅有七個工作天。我們完成了所預訂的工作項目。並且發現了一處歷史時期的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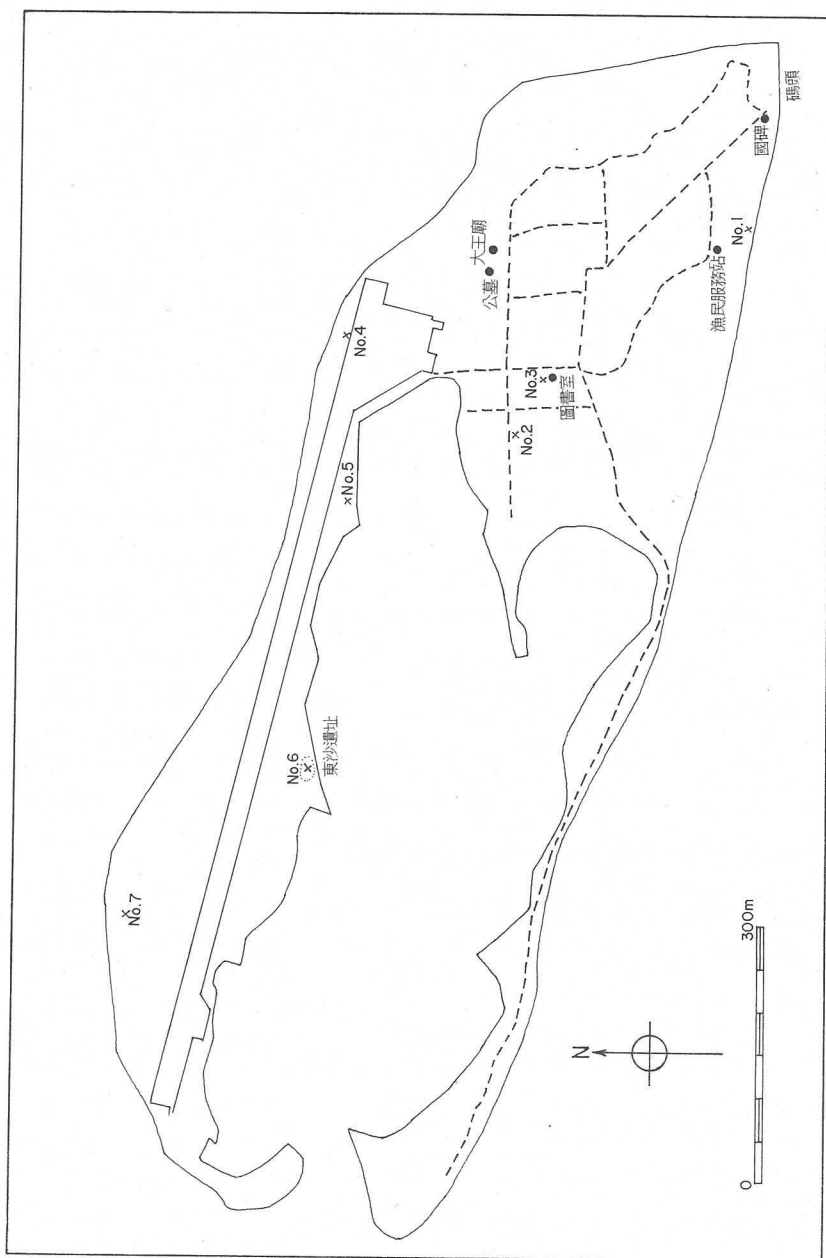
實地田野調查，均以徒步方式進行。由駐軍的配合和協助，我們的足蹟幾乎是走遍了全島。任何允許進入的地方，即行用目視的方法，搜尋地表是否有古代的遺蹟或遺物的存在。遺物的採集用隨機的方式。當發現地表有遺跡或遺物的蹟象時，即行在地圖上標出位置，做下紀錄。如發現遺物，即行採集標本，以為研判該處是否為古代遺址的資料。

經過數日來在全島的地表調查，共發現七處有陶瓷片遺留的地點：（附圖二：東沙島古陶瓷分布圖）

- （1）漁民服務站南方，近海灘處的路邊(No.1)，發現一件殘餘小半的青花瓷盤。（圖版壹壹上：6）
- （2）東沙隊史館之西北側草地上(No.30)，發現四塊瓷片；類似近代日本瓷碗碎片。
- （3）東沙圖書館北側草地上(No.2)，發現九塊瓷片；有很細的白色磁和青花瓷。（圖版玖下：3，4，5）
- （4）東沙機場廠房的正北方，機場跑道北側雜草中(No.4)，發現帶釉的厚硬陶十片。
- （5）內海（潟湖）東端北岸，近湖岸草地(No.5)，發現大塊厚約6mm的白色瓷片六塊。
- （6）內海中段，地籍圖樁號H52之立樁往東北102公尺處，發現在長約五十公尺範圍的岸灘草地(No.6)，遍布陶瓷片甚多。此處即嗣後命名的『東沙遺址』。（陶瓷片標本參看圖版玖至圖版壹參）
- （7）在島之西北角，機場跑道北側草地中(No.7)，發現青花磁一小塊。（圖版壹壹上：3）

上述七處發現陶瓷片的地點，依據實地環境和所採集的陶瓷片遺物研判，以第6處地點的現象最為具體。爲了進一步瞭解此地點是否爲遺址，以及其性質和文化的內涵。謹用有限的時間和人力，實行試掘。經過開挖三個一公尺見方（1m×1m）探坑。證實了此地點確是一處歷史時期的遺址。因而命名爲『東沙遺址』。筆者又於本年九月二十五日，再度前往東沙，實行發掘工作。有關遺址發掘情形，將在下文『東沙遺址的發掘』一節詳述。其他六處出現陶瓷片的地點，因係數量少，或受限於調查的時間，或是地點未便做試掘的原因，未做進一步的試掘。

依據清光緒年間，日人西澤吉次事件時，清廷官員調查在東沙島捕漁的船主之供詞，他們曾在島上蓋大木廠等房屋，以爲曬膠菜、玳瑁剝鱗曬肉乾等之用。（陳天錫 1928：63-69）漁戶多家，則成漁村。約在島北偏東處。其時上東沙島查驗西澤氏開發情形的官員，在報告中，亦敘述日本的村落在島北。（陳天錫 1928：17）島上的大王廟，現在島的東北角。依據漁戶梁勝等的供詞，



附圖二：東沙島古陶瓷分布圖（附「東沙遺址」位置）

大王廟自古即有，他們在道光年間上島開發蓋屋時，此廟即已存在。西澤氏佔據時，曾經將廟宇拆毀。將島收回後，又為赴島工作人員重建。（陳天錫 1928：193，194）此次筆者在做全島的調查時，曾經特別注意找尋古時漁村和日本人佔據時的遺蹟，結果均未發現顯著的遺蹟。即是現在的大王廟之所在，是否即是原來的地點也是疑問。因為該廟目前是水泥建築，不似古代舊物。島上的公墓情形亦是如此。

五、『東沙遺址』的發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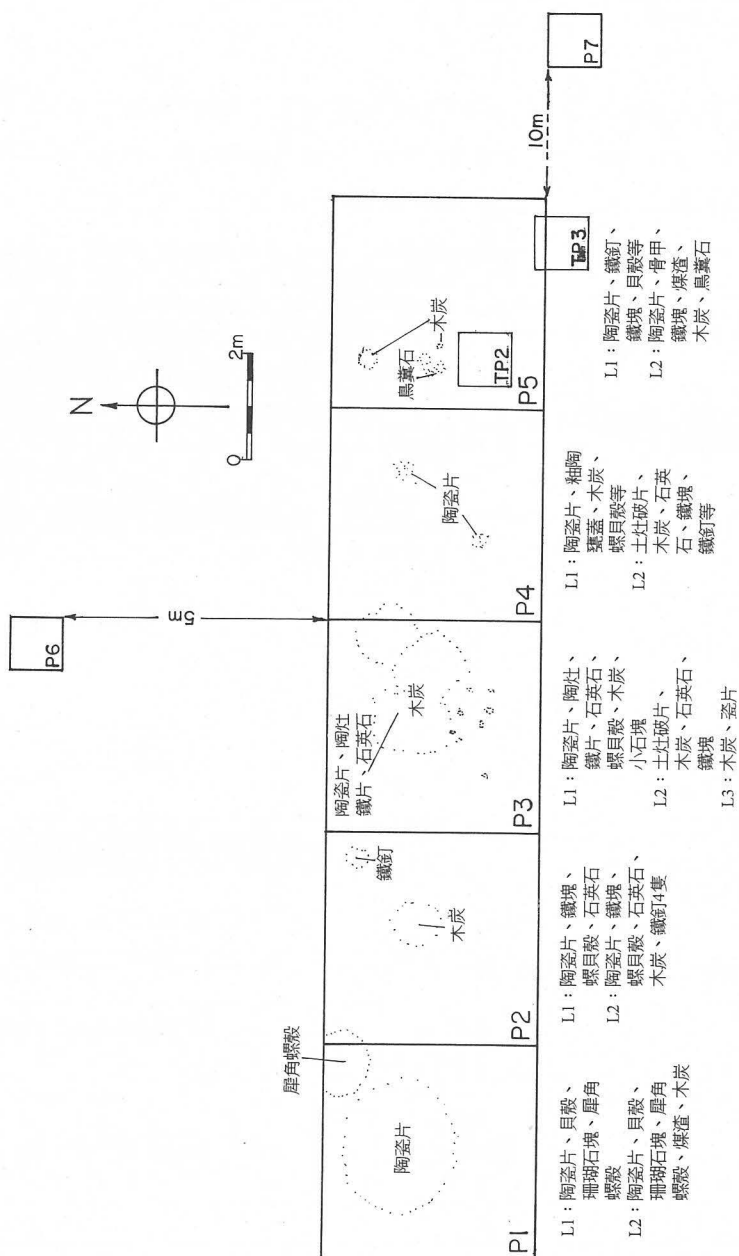
（一）發掘坑位及發掘總面積

上節所敘述的七處發現有陶瓷片的地點，以第(6)地點，即在內海中段北岸的那處，經過實地的研判，推測可能是古代的遺址。於是，在第一階段調查的有限期間內，使用一天半的時間，在該地點做試掘工作。開掘三個一公尺見方（1m×1m）的探坑。在TP2和TP3兩探坑中，均出土陶瓷碎片和明顯的文化層。因而證實了此地點是一處歷史時期的遺址——『東沙遺址』。如以內政部『東沙段地籍圖』（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繪製1/3000）H52號樁為基準，遺址的中心點在H52之北偏東62°，距離一百餘公尺處。

本年九月二十五日，筆者第三度再到東沙島，專程做遺址發掘的工作。九月二十七日正式開工，至十月四日結束。共發掘四公尺見方（4m×4m）的發掘坑五個，另一公尺見方（1m×1m）發掘坑二個，總面積八十二平方公尺。（參看附圖三：發掘坑及現象分布圖）

（二）文化層及其遺蹟

五個四公尺見方的發掘坑，編號自第1號坑(P1)至第5號坑(P5)，大致是安排在遺址的正中間，編號次序自西端P1起而至東端P5止，五方坑相連成一長方坑。（20m×4m）面積80平方公尺。此外，又在P3的東北角樁位點為準，往北



附圖三：「東沙遺址」發掘坑位圖（附出土物分布）

距離5公尺處開挖一公尺見方（1m×1m）的小坑一處即(P6)。P5東南角樁位為準，往東10公尺處，開挖一公尺見方的小方坑，即(P7)。開挖此兩小方坑目的均為探查遺址的範圍。所有的發掘坑均採用磁針正南北的方向。

七個發掘坑，除P7在發掘時，已無明顯的文化層遺蹟，亦無遺物之外，其餘六個坑均有明顯的文化層及遺物出土。筆者初次在此遺址地點從事調查時，即發現遍地散布著我國古時常民所用的陶瓷碎片。在地表即有很豐富的遺物。經過此次的發掘，在各發掘坑中，有以下的幾點現象：

- (1) 自地表以下即是海砂，無土壤。砂質的主要成分是珊瑚和貝殼，顆粒細小。此砂層的厚度20～25公分，其下就是顆粒比較粗的海砂和小塊的珊瑚。約在30公分以下的砂層，就已經有很顯著的濕潤現象，深約40公分即出水。蓋因內海的高潮線，距離遺址南側僅十餘公尺。地下水位必然較高。
- (2) 文化層的最上表層離現地表有多厚，發掘時無法明顯地觀察到。但在P3的東北角和P6的若干部分，距現地表下2.5公分處可看出顏色較暗的一層，但僅是小面積約在數十平方公分的範圍，並且是零星地散布。這現象類似當時在此遺址活動的所謂『居住面』(living floor)。
- (3) 出土遺物的深度分布，自現地表即已出現，諸物出土的深淺不一致。其下限很不明顯，但最深不超過30公分。
- (4) 經過試掘和發掘的結果，測出此遺址的範圍：東西長約50公尺，南北寬約20公尺。然而，由於遺址的北側全是茂密的瘋桐樹叢，受限於時間和人力，無法多探。古時在遺址北側是否尚有其他更寬廣的活動區域，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 (5) 五個發掘坑所連接而成的長方坑，所呈現的遺蹟，最明顯的是位置約在正中間（P3正中稍偏東北角之處），有大量木炭。分布在大約直徑二公尺的圓形範圍內。與其相伴而出現的是大量陶瓷片，土灶的破片，和遍地散亂分布的動物骨頭。這是一處火灶的遺蹟。此外在P2的中間和P5中間稍偏西的位置也均有木炭的遺蹟，也可能是另外的兩處小火堆。

- (6) 在P2的東北角出土四根鐵釘。自P3至P5的西半，普遍都出現鐵釘和鐵塊。此類鐵釘的橫斷面為正方形，是傳統中國的鐵釘形狀。鐵塊則看不出器形。由於在發掘坑中沒有發現木質器物遺跡。但又為何有這麼多的鐵釘，做為何用？筆者推測，當時先民在此遺址，可能蓋有木質的房屋或是簡易的工寮。在遺址廢棄之時，木料或取去他用，或是均被作取火之用，所以才遺下如許鐵釘。
- (7) 燃火之物，除木炭之外，另出現少量煤渣。可知當時人們也攜帶煤炭生火。
- (8) P1的東北角與P2的西北角，出現一堆犀角螺殼(*Rhinoclavis asper*)。此類螺殼有四五百個之多，堆成一起，螺殼的尾端均是殘斷的，甚類似今日吾人在飲食攤看到吃『燒酒螺』的殘餘。為筆者做貝殼類鑑定工作的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巫文隆先生告知，此種螺類是生長在海邊潮間帶的。常為人們所食用，自古已然。
- (9) P5西半的中段，有一堆類似磷酸礦物。即是俗稱的『鳥糞石』。
- (10) P6中的陶瓷片已顯著減少，但仍出土一根鐵釘。似乎已至遺址的邊緣。P7全坑均無出土物，亦無文化層現象。因而，推測此遺址的範圍，東西全長約50公尺，南北約20公尺。

(三) 出土的遺物

出土的遺物以陶瓷器為最大宗，但絕大多數是破片，其餘諸物均已在上節中提及。謹將各項器物分別簡述如下：

- (1) 陶 器：出土物中數量最多的一項。除了一件鉢形器的器蓋是破成二半，經拼接粘合之外，其餘無不是非常殘碎的破片。總數有數百塊，因搬運困難，僅蒐集部分標本。依照破片分類的觀察，鉢形器的數量最多，其次是束口甕，另有少數的砂鍋陶。
- a. 鉢形器：器身很薄，裡外均上棕色的濃釉；敞口，口徑20~30公分間、平底、有蓋，因為器身薄，所以全是非常殘破的碎片，無一可復原完整的器物。（圖版壹參上：12）

- b. 束口甕：依據口部的殘片推測，數量至少在25件以上。均用深棕色的釉，裡外均施。束口，口徑12~15公分，器身無肩、平底。殘破甚，亦無一件可復原者。（圖版壹肆）
- c. 砂鍋：薄而外表無釉的敞口鉢，僅在內裡上深棕色釉，即俗稱的砂鍋。僅一件可看出器形，其餘亦殘破甚，無法復其原形。
- d. 帶柄罐：類似我國傳統煎藥的罐，但僅殘餘其柄部。（圖版壹參中：1）
- e. 小瓶蓋：出土二件，因未見其器身部分。是否為器蓋，亦難確定。（圖版壹參中：2，3）
- f. 陶土火灶：顆粒粗糙的夾砂土質，上邊圓形敞口，器身有方形火口的土灶。全是破碎的殘片，無法復其原形。

(2) 瓷器：依數量來說，是出土物次多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學者們往往會使用瓷器來做斷代的証據。此遺址出土的瓷器，因為多是常民所使用的所謂民間瓷，以之用為斷代或許仍多困難。並且某種器物的形制往往會延續一段相當時間，即使是某一時代的製品，也會因為經過長久的使用，製者與用者在時間上也有差距，它僅能推其上限，不能推及下限。但是，儘管以瓷器推測年代有其內在的限制，仍不失為一種比較可信的線索。此遺址出土的瓷器中：

- a. 一件青花小瓷瓶是唯一完整無缺的器物。（圖版壹零上、下）器高57mm、器身直徑16.8mm。器身釉色為略帶淡灰的白底。身上一面有『平安散』三個字，下方連一印文；另一面『同仁堂』三個字，下方連一印文。顯然是一種裝成藥的藥瓶。據《北京同仁堂內部藏用藥譜》〈暑濕門〉云：

『平安散』全名『人馬平安散』是『諸葛行軍散』的修正。此見於康熙丙戌年蒲月吉日樂鳳鳴梧同（桐？）氏整理配本（此本光緒己丑仲春重修過）。又據同仁堂藥目，直到1949年製做此藥。功能主治：一切暴病、中風中氣、牙關緊閉不省人事、水土不服、山嵐瘴氣、雨濕蒸氣、騾馬骨眼起臥等症。人馬俱用。隨證（症？）調用。有紅白二種，治病皆同。早年瓶裝，後來調入紙包。藥為丸制。（案，俗云：治通竅開竅、避瘟、驅邪氣。）

此譜承王恆杰先生抄自北京同仁堂藏譜。『同仁堂』乃是北京有名的中藥舖。此藥會流行到南海地區，可知名不虛傳。但藥譜中說，早年裝瓶，早至何時不明。

- b. 青花瓷碗一件，雖是無缺，但已破成四片，經整器物時拼接粘合。依青花的花文飾與色澤，看似明代之物。（圖版玖上）
- c. 青花湯匙一件。無缺，但斷為三段，拼接粘合。可知為相同的器物破片另有多塊。（圖版壹貳下）

以上是具體成形無缺的器物。此外多殘破的各式瓷片有百件之多。可看出器形者有碗、盤、小酒杯、花瓶（似是均屬一件原物，上為白底深藍色青花，質細；圖版壹壹下：1，2，5）等。所有瓷片重量，總重為6,358公克。這批瓷器經邀請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謝明良教授做了二次檢查。謝先生初步的看法，其時代約自明末至清中葉之間。其中有幾件殘片上有蓮花圖案（圖版壹壹上：1，2，6），類似的花紋也出現在Diana沉船的某些青花磁器上(Christie's No. 1042, 1074)，該批磁器出現在西元一八一六年沉於馬六甲海峽的Diana貨船。(The Diana Cargo, Amsterdam: Christie's Catalogue, 1995)

- (3) 鐵器：鐵塊四件，二件鐵片和一件鐵條原來應是某種器具的殘件（圖版壹伍下），因鏽蝕而無法窺其原形。鐵釘有四十八根，均鏽蝕殘斷，橫斷面成正方形，是我國傳統的鐵釘形式。（圖版壹伍上）
- (4) 石英石：出土六件，其中有經打擊痕跡，因為多出現在P3和P4的木炭堆附近，可能是古代做為打火石之用途。（圖版壹參下）
- (5) 貝殼類：在發掘坑中出土的貝殼，均非自然死亡的貝殼遺留，而是經過人的食用之後遺下的。最明顯的是出土時成堆有四五百個犀角螺殼，全被切去尾尖。貝殼出土的種類不算很多。有下列的十一種：

ID	Family	Species
1.	Cerithidae (蟹守螺科)	<i>Rhinoclavis asper</i> (Linne) (犀角螺)
2.	Turbinellidae (拳螺科)	<i>Vasum turbinellum</i> (Linne) (短拳螺)
3.	Conidae (芋螺科)	<i>Conus</i> sp. (芋螺之一種)
4.	Cypraeidae (寶螺科)	<i>Cypraea</i> sp. (寶螺之一種)
5.	Fascioliariidae (旋螺科)	<i>Pleuroploca trapezium</i> (Linne) (旋螺)
6.	Pinnidae (江瑤蛤科)	<i>Atrina pectinata</i> (Linne) (牛角蛤)
7.	Lucinidae (滿月蛤科)	<i>Codakia paytenorum</i> (Iredale) (滿月蛤)
8.	Veneridae (簾蛤科)	<i>Callista chinensis</i> form <i>festiva</i> Reeve (中華簾蛤)
9.	Veneridae (簾蛤科)	<i>Protothaca thaca</i> (Molina) (布目簾蛤)
10.	Arcidae (魁蛤科)	<i>Anadara antiquata</i> (Linne) (琉球毛蛤)
11.	Arcidae (魁蛤科)	<i>Barbatia fusca</i> (Bruguere) (棕蚶)

- (6) 動物骨骸：多出現在火堆周圍，顯然也是人工的廚餘。其中所殘存的骨頭696件，可認出鳥類的骨骸有107件；其中屬於小型哺乳類動物的肢骨43件，其中一件較大的肢骨有被刀砍斷的痕跡；小龜甲1片，齒部2件，其餘543件均無法辨識。
- (7) 木炭：五個坑位連成的長方坑中，均出土有木炭，但以P3和P4之間的一大堆範圍內，出土的木炭最多。曾經採集其中的三件標本，做了碳十四年代的測驗。
- (8) 磷酸礦物：早年東沙島上有許多所謂『鳥糞石』。即是砂層經過經年累月海鳥的停留，牠們的排遺與海砂混合，內含濃度甚高的磷酸質。人們常取去提煉磷酸類化學原料。在P5坑中，也出現三塊此類物體，或是古代人所採集而遺留者。

六、遺址的年代

東沙遺址在發掘過程中，曾經挖得許多木炭標本。將其中選出地層較深，而份量較多的標本三件，送往美國Krueger Enterprises, Inc.的實驗室做碳素十四定年。結果得到以下的年代數據：

GX-21344 $70 \pm 105\text{B.P.}$

GX-21345 Modern, $<100\text{B.P.}$

GX-21346 $85 \pm 115\text{B.P.}$

這樣的三個數據，帶給工作者甚大困惑。除了第2個數據顯示小於一百年以內的意義，其餘的二個數據中的誤差值均大過其測驗出來的年代。筆者曾以這三個數據，請教於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學系的鍾堅教授。總結他的意見如下：

- (1) 碳十四定年法所測定的年代，本身就有範圍的限制，大約是在200～50,000年B.P. 之間才可測定。
- (2) 近二百年的標本，所測出來的數據，誤差很大。主要的原因是近五十年來在大氣層中經常受到核爆中碳十四的干擾所造成的。所以要使用樹輪來校正。
- (3) 近二百年內，碳十四的衰變值太小，不易測準。
- (4) 通常碳素十四定年的數據，如誤差值超過百分之二十五，則此數據就不準確。

基於上述鍾教授的意見。東沙遺址這三個年代數據，顯然其參考的價值很小。但其年代均在二百年的範圍內，似乎可以確定的。

七、遺址的文化性質

此遺址的文化內涵，主要是依據遺址現場遺蹟和遺物所做的觀察。茲列出以下幾點現象：

- (一) 遺址的位置是在東沙島內海的北岸，並且是一處內海岸邊小港灣的附近。

筆者曾經訪談一位二十多年前在東沙島服役的老軍人李振聲。據說，以前的

內海比較深，曾經有鯨魚游進而擱淺死亡的情形。又據英國在孟買海軍一位船長羅斯(Ross)於1813年在東沙群島做調查測量時的報導：

在島的西部，有一個深水港或船港。俾供早期中國漁民來此捕魚，作避難之用。島上還建有中國廟。（韓振華主編，林金枝、吳鳳斌編 1988：591）

是否即是此地點，有待更多的研究。然而，古時在這處地點，可停泊小船或舢舨，岸邊可以做為休息、儲物、處理漁貨、避風等的場所，其條件是頗佳的。

- （二）雖然沒有發現有明顯居屋的遺蹟，但出土的鐵釘可能有搭蓋臨時性木造掩體的建築。
- （三）有明顯的火灶、火堆木炭、煤渣、打火燧石、動物骨骸等物，顯然有炊食的活動。
- （四）遺址至少有五十公尺長、二十公尺寬的範圍，也非是臨時性的小型露營場地。
- （五）從出土大量陶瓷片的現象，文化層約二十公分厚等現象推測，古代的佔居時間亦非短暫。
- （六）從青花磁器等出土物的觀察，其時代應在清代中葉至末期之間；也許早可以再推至清乾隆朝間。
- （七）所有的器物，均是中國傳統民間常用的器物。未曾發現有其他地區或外國的成分。

肆、南沙太平島的考古調查

一、自然生態環境

南沙群島舊稱團沙群島，是南海諸群島中最南的部分，所以更改今名。也是我國最南的疆土。西方人稱Spratly Islands。位置在北緯4°至11°30'；東經109°30'至117°50'之間。共有一〇二個島、礁、灘，也是南海諸群島中面積最廣、島嶼最多，散布最廣的一群。島嶼地質全為珊瑚礁岩，全群島均由多處珊瑚環礁所組成；如中業群礁、道明群礁、鄭和群礁等。

太平島是南沙群島中之最大島嶼。位在北緯10°23'，東經114°22'；即鄭和群礁西北。約在南沙群島的中央，地理位置重要。（辛業江 1993：149，150）距離高雄港845浬，馬尼刺560浬，香港650浬，榆林港500浬。本島東西長1,360公尺，南北寬350公尺；面積0.489平方公里。

由於地處熱帶，屬海洋性氣候，年平均溫高達29.4°C，常溫均在21°C至35°C間。因接近赤道無風帶，少受颱風侵襲，故植物高大茂密。夏季西南風強勁，且時受附近颱風影響，雨量豐沛；冬季則相反。（邱文彥等 1994a：260）

島上地勢低平，地表均是白色細砂土，是珊瑚礁岩及貝殼殘骸風化而成的海砂。又因長年累月上覆鳥糞及腐爛的植物殘肢敗葉，使砂質土含鈣質、磷酸鹽份。適於熱帶叢生灌木及少數特定植物生長。植物以熱帶海岸林為主，主要組成種類有蓮葉桐、欖仁、海檸檬、檳樹、草海桐、白水木等。（黃增泉等 1994a：219）因島嶼面積小，陸域動物以鳥類為主，主要是由候鳥組成。其中候鳥有三十種，陸鳥有二十一種。（張萬福等 1994：229）至於海域部分的各種生態環境之生物則更豐富。

二、島嶼開發經過

在第貳章敘述我國人在南海區域的發展時，筆者曾將其過程，自泛稱漲海到收入版圖，共分成四個階段。並且認為其發展是有階段性和時代背景的因素。在經過文獻的查閱和實地的考古學田野調查，這情形更覺顯明。

南海四沙中，因中沙群島僅黃岩島稍露海面餘均在水面下暫且不論，其他東沙、西沙、南沙三群島中，顯然國人開發南沙群島的時代比較晚。宋代以前，將南海地區泛稱『漲海』，其時國人對於漲海的範圍，以及其中島嶼的地點、距離遠近，在文獻資料中，似乎均是模糊的印象。宋元之時，在海中有多樣地名的出現，如『千里長沙』和『萬里石塘』等，專名如『九乳螺洲』、『七洲洋』等，依其地望可知是指的西沙群島中的某些特定島嶼。學者們因而也有將『萬里石塘』或是某條資料可將『石塘』一詞推及為南沙群島。（林榮貴、李國強 1992：139）因而論及南海諸島，常將西沙、南沙兩群島併稱，似乎二群島

在歷史上是同時發展的。此點往往有證據稍嫌薄弱之感。國人對南海廣大的海洋區域中諸島嶼的認識，進而去利用開發，其發展的腳步自近而遠，是很自然的現象。關於南沙群島的開發較東沙和西沙二群島會晚的多。

國人進入南沙群島的時間，也許可以把宋元時代對海外交通的發展情形，看為是認識南沙群島的萌芽期。那麼明代初期，如鄭和等在南洋的發展活動，則也就成為極盛時期了。即使如此，有關南沙群島文獻資料，仍以民間流傳的『更路簿』中之資料最為豐富。地名與南沙群島諸島嶼有關係者，據統計有七十三個之多。其中或用中國羅盤的方位命名（如丑末，今名諸碧；東頭乙辛，今名蓬勃暗沙）；或用方言命名（如无無礁，今同；火艾礁，今同）；或以特產命名（如赤瓜線，今名赤瓜礁；墨瓜線，今名南屏礁）；或以島礁形狀命名（如鳥串，今名仙娥礁；雙擔，今名信義礁）；或以某種實物命名（如鍋蓋峙，今名安波沙洲；秤鉤峙，今名華陽礁）；或以水道數目命名（如六門，今名六門礁；五風，今名五方礁）等等，不一一列舉。有些名稱延用至今，均反映了漁民對南沙群島經長期活動後的認識。（林榮貴、李國強 1992：143）

南沙太平島自古至今，即有多種不同的名稱。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云：「北自雞籠山至南沙馬崎，延袤二千八百里。」或說『南沙馬崎』就是太平島。（林榮貴、李國強 1992：142）漁民的更路簿中，均稱『黃山馬』、『黃山馬峙』。今西方人稱南沙群島Spratly Islands，其實他們稱南威島為Spratly，是以此名稱代表整個群島地區。西元一八一六年，Clarke Abel 在《赴中國航行記事》(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s 1816 and 1817)一書中，泛指南沙群島為珊瑚沙洲(Coral Bank)；稱太平島為Long Island。（引自吳鳳斌 1992：78，79）。『長島』一名，嗣後在一九三八年，日軍佔據南海諸島，改為『新南群島』；而稱太平島為『長島』，或即此之由來。有的西方人稱太平島為Itu Aba，或說是黃山馬峙的對音。（林榮貴、李國強 1992：144）一九四五年對日戰爭勝利，自日人手中收回南海諸島後，為紀念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包括太平、中業、中建、永興等四艦所組成的艦隊，前往南沙群島收復此島，改為今名。

至於最早進入太平島活動或開發的人，開始於何時？他們是那種族群？這些問題均難在文獻資料中得到確實的答案。散布於我國民間，類似更路簿的記載，均是記漁民海上的活動航程，甚少有在群島中的某島上居留和活動做實地的記錄。因而有關南沙太平島的資料就更少了。外國人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逐漸重視南沙群島區域，已如上述。自本世紀之初，便逐漸地有些旅行者報導南沙群島的文獻出現。譬如日本人小倉卯之助於一九一八年，到南沙群島探險，回來後寫了一本回憶錄《暴風之島》。（引自林金枝、吳鳳斌 1988：112）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香港《南華早報》（英文版）轉載一個法國作家的文章，報導南沙群島住著一些中國人，全是海南島來的。帆船每年運來食用物品，供給他們，而運回龜肉和海參乾。其中記一段太平島上的情形：

發現一間用樹葉蓋成的小屋。一塊整齊的蕃薯地。一座小廟，裡面有一隻拜佛用的茶壺，裝竹筷子用的瓶子。還有中國漁民的家屬神主牌。草屋內掛著一塊木板，寫著中國字，大意如下：『余乃船主德茂(Ti Mung)，於三月中旬帶糧食來此。但不見一人。余現將米留下，放在石下藏著。余今去矣。』（引自林金枝、吳鳳斌 1988：112-114）

這是一段很寫實的資料。出自於法國作家之手。其時法國正派海軍強佔南海的九島。

三、田野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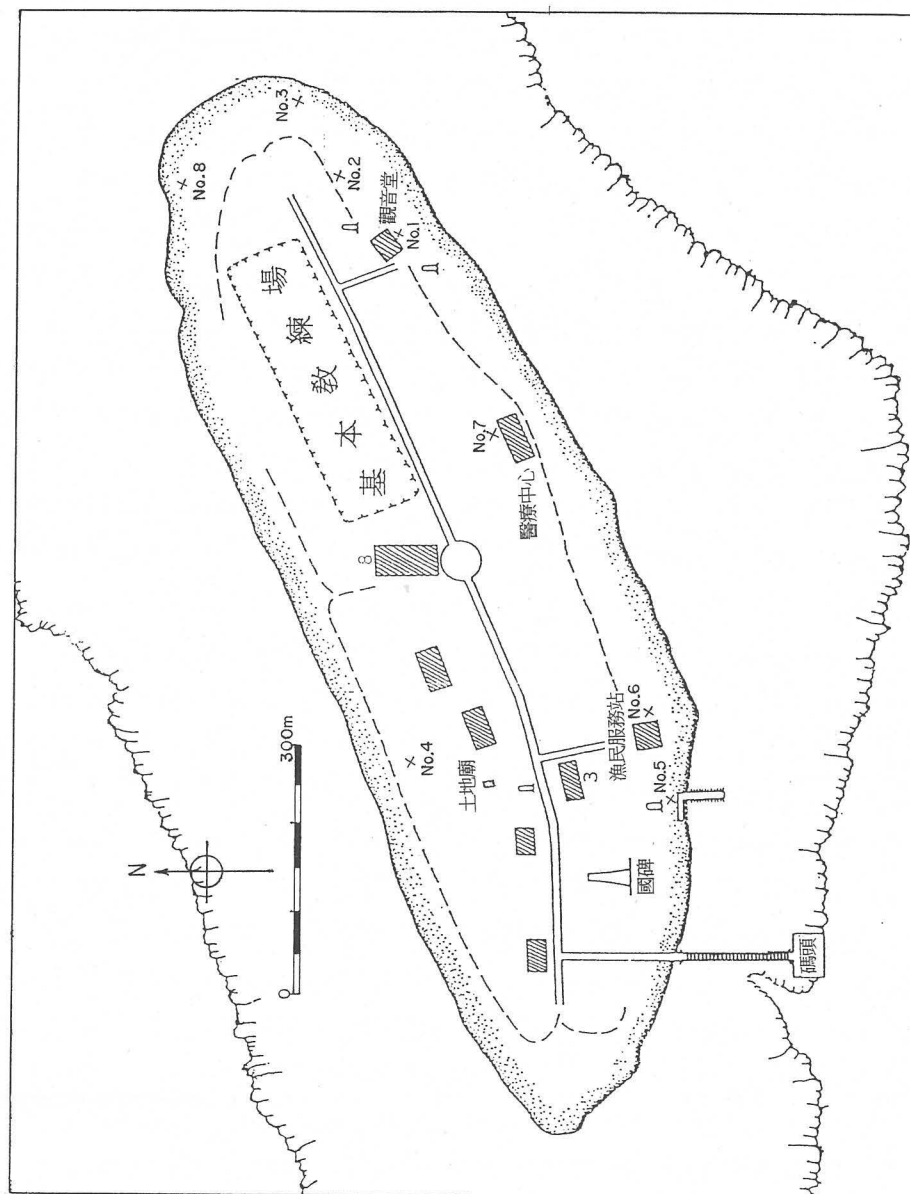
南沙太平島的田野調查工作，難在路途遙遠，交通不便。執行本計劃之初，原先預定赴該島的行程，是乘搭去年（一九九四）年十一月間的運補船隊前往。但是該次船隊在島上的停留時間僅有二天，不足做調查工作。因而順延至今年三月間，先是搭內政部警政署的船隊去，以為可以停留在島上大約十天，再搭軍方運補船隻返台。可惜該次警政署船隊僅到達東沙島後，即行折返。最後還是於四月間搭乘軍方的運補船隊成行。四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在太平島上做了四天的調查。（陳仲玉 1995）

調查的項目和目的，以及調查的方法，均同於東沙島的調查。為了筆者的考

古調查工作，駐軍特別自守備連調派了一位排長閻鴻中少尉，協調執行。實地田野調查，仍然以徒步目視的方式進行。任何允許進入的地方，均在地表作地毯式搜尋。遇有古代的遺蹟或遺物，即行在地圖上標出位置，做下紀錄。如發現遺物，全部採集為標本，以為研判的資料。

經過四天來在全島的地表調查，共發現七處有陶瓷片遺留的地點，以及一處疑似貝塚的地點：（附圖四：太平島舊陶瓷片分布圖）

- （1）觀音堂廟宇南側，(No.1)發現一件綠釉模印花瓷片；類似香爐殘片。另一件帶釉硬陶殘片，釉深棕色，器厚達12mm.，原器應是一件大型器物，何器不明。但此二件陶瓷均是現代之物。（圖版壹陸下：5，6）觀音堂位置在島之東南角。自廟宇往南方約五十公尺就是海灘。海灘外至今尚遺留一排鋼筋水泥結構的方框形樑架，是已經廢棄不用的舊碼頭柱架，但已失其走道板。據說是退輔會開發鳥糞石時所建。可知這一帶應是舊時岸邊通路之一。
- （2）自觀音堂往東約一百多公尺，有一口舊井遺蹟(No.2)。井口和井邊的階梯高台的規模仍在，但此井已廢棄不用。就在此舊井邊發現五件瓷器殘片。其中有二件是厚形大碗，釉色白淨；一件外表蘋果綠，內表白色磁片；一件白底藍色橫紋磁片，一件貼花磁片；五件均類似日本磁碗的殘片。（圖版壹陸上：2，4，7，8）
- （3）島東近尖端的小路旁(No.3)。發現一件磁盤殘片，約是器底的部位。器的外表未見花紋，器的內底有一朵類似菊花的紋樣。器身底釉為奶白色，花紋用綠色，寫意畫。不似我國人所用之物。（圖版壹陸上：6）
- （4）島北偏東，約在水耕蔬菜場之北側(No.4)，發現粗厚的硬陶五件，似全為一件器物的殘片。釉為棕色，外表又有釉色不及的無釉部分；因為均為小部分殘片，無法拼合，不知原器之形狀，亦不能確知不施釉的部分是否為花紋，或是施釉不均勻所致。（圖版壹陸下：1-3）
- （5）島西碼頭的左側，接近海灘的路旁（No.5），發現一件大型磁盤的底部殘片。因經過水中的滾磨，釉層已被磨損，僅留殘蹟。（圖版壹陸下：4）



附圖四：太平島舊陶瓷盜片分佈圖

(6) 玉璽樓（漁民服務站）東側的草地上(No.6)，發現二件白色磁碗碎片。

(7) 島中央偏南，醫務室的門前(No.7)，發現四件磁片。其中有二件類似日式磁碗殘片，一件白底貼花磁碗殘片，一片白色磁杯殘片。（圖版壹陸上：1，3，5）

除了上述七處地點均發現不屬於近年我國通用的陶瓷器殘片之外。在調查期間，在島的東北角，約在No.3處之西北方六十公尺處的路邊斷面，曾經發現貝層，類似貝塚。(No.8)但是貝殼較新，甚是懷疑。雖然調查工作的時間不足，乃開探坑試掘。試掘結果，出現廢木頭、米酒瓶等物，証實是我國軍早年所掩埋的灰坑，即時回填。另在觀音堂(No.1)的東邊直到舊井(No.2)之間的森林草地，發現甚多零散的龜板，應是前人食用海龜之所遺。

島上有古時的墓葬，分布在二處。其一在觀音堂的東側草地上，有二塊石碑。一前一後地排列。

(1) 前者是一塊殘碑，約餘其半。正面碑文分成上下兩段，上段餘殘文二行，自上而下，從左而右，第一行「自昭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第二行「昭□十八年八月」；下段餘殘文七行，自左而右，一行「作業員豐田豐次郎」以後每行均為一個人名「佐佐木鐵三、庭瀨□□、市澤□□、庭瀨□□、庭瀨正男、星水□□」。背面碑文僅一行「深海工業□□會社」。此碑所記的年代是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間，正是太平洋戰爭的末期。因是殘碑，無法確知它的作用，也可能是為某件事記載當時的作業員的名字。也可能是公墓的墓碑。

(2) 在此碑之後，有一塊花崗岩打造的墓碑。正面碑文上方左右橫排「皇清」兩字，正中自上往下「顯考純直郭公之墓」，下款「孝男岑、沌、好立石」，碑的背面無字。這塊墓碑最大的疑點，是不具立石時的年月，不合清代人墓碑的體例。因不記年代就無法知道是清代二百多年中的那一年？再看該墓碑的石質很新，不像是上百年之物。據服務於省水產試驗所的戚桐欣先生告知，八〇年代他在該機構設在太平島的工作站工作時，是他在草叢中，發現此二塊石碑，將之立於該地點。所以，此地點也非原墓地。再者，又有資料說墓主郭純直是一位船醫，但未記明出處（內政部 1990）。更使得此墓碑的故事愈發模糊迷離。

除了郭純直墓之外，文獻中另有一座『黃郁堂墓』，在此次調查中，未曾見到。（同上引文）但見島西北角的海岸路邊，另有二處用水泥板雕成的墓碑，記為無名女士的墓。詳情不明，僅知曾經有人或因意外死亡，埋葬於此島。

經過此次考古學田野調查的結果，有以下的幾種現象：

- （一）經過地表的觀察，未曾發現可以早於二次大戰之前的建築遺蹟。即使是六〇年代的某些建築遺蹟，例如位在島東森林中，原有一處行政院國軍官兵退除役輔導委員會設的開發處工作站，現今亦已無存。可知因為島的面積小，可利用的土地使用率高，因而遺蹟易於消失。
- （二）就所發現遺有陶瓷片的地點，陶瓷片的出現數量很少；均是零星散布的情況，很難即將該地點視為古代遺址，即使推測其為遺址可能性亦很低。
- （三）所有發現的陶瓷片，依其性質觀察，其製造的時代均不早於本世紀初年。大量出現於東沙遺址的青花瓷，尚未曾在此次調查中發現過。
- （四）陶瓷片中，有明顯屬於外國成份者，如日本瓷器殘片佔相當多的比例，因此島曾被日人佔據了一段時間不足為怪。其中也許尚有若干東南亞某地的成份，目前尚無法做判斷。
- （五）試就以上四點的觀察，此次的考古學調查，在此島上尚未發現有確切能證明早於相當本世紀以前的遺蹟和遺物。

伍、結語

對於筆者的研究工作來說，南海區域的考古工作是從一個完全陌生的情況，而被引導進入一處全新的研究領域。經過一年多來的田野調查和研究，上述的研究成果均祇是在初步的階段。

有見於中國華南及東南沿海諸省（包括台灣）至東南亞，這一帶人類文化史的發展，筆者在執行此研究之前，原本預期在南海諸島應該也會有一段史前時代的資料。尤其是從南島語族的分布和其在古代的擴張遍及泛太平洋的島嶼情形來看，應該可以做此種推測。（陳仲玉 1994）然而，在本研究中，未曾在此二島嶼發現任何史前時代的遺蹟和遺物。

關於南海諸島歷史時期的考古學研究，目前此方面的田野工作仍然非常欠缺。雖然筆者曾三次赴東沙島，一次赴南沙太平島做實地田野調查，但受著某種現況和時間的限制，僅發現『東沙遺址』是一處清代中晚期的遺址。依據該遺址地點，推測可能是古時的某種船港。又從各種跡象和出土物的觀察，顯示此地點曾經是我國漁民的活動場所。至少將中國漁民在東沙島活動的歷史推早約二百年。但歷史時期再早的重建工作，目前多依賴我國史籍文獻的資料研究。對於國人開發南海的經過，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性發展：（一）自漢代略知在廣南地區之南邊有一廣大的海洋，泛稱『漲海』，（二）宋元間逐漸深入探知其海流、島嶼和風物狀況，（三）明代官方和漁民的鼎盛開發，（四）清代至民國後的正式歸入版圖。這四個階段各具時代意義。又由於幅員廣大，諸島群與大陸本土之間，又有不同的親疏關係。距離愈近者，親近的程度愈顯著。

綜觀我國千年來在南海發展的特性，一向是由大陸擴向海洋的趨勢。貿易是原動力，也是最早的主要動機。因而在漢晉之際，即有海上與西方的商船往來，所謂『海上絲路』的成因。因而在宋元之間的海上交通和航海術之發展。但貨品中，陶瓷器成為主要的大宗物資。到了明代，國人從南方湧向海外的發展，更因諸多的原因，造成風潮。或是往海外鄰國移民，即是今日東南亞諸國遍布眾多華僑的結果。或是就在南海區域的諸島嶼中，開發其漁業資源，求生業於其中，使此海域如同我國的內海。南海的漁業發展史更有著不同的特質。這些都可能是南海區域研究的重要課題。

（本文於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通過刊登）

引用書目

王恆杰

1992 〈西沙群島的考古調查〉，《考古》9：769-777。

王象之

1962 《輿地紀勝》，粵雅堂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

內政部

1990 《內政部南沙訪問團太平島立碑報告》，台北：內政部。

方力行、李健全

1994 《南海生態環境調查研究報告書》，台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吳自牧

1956 《夢梁錄》，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吳鳳斌

1992a 〈古地圖記載南海諸島主權問題研究〉，《南海諸島——地理、歷史、主權》呂一燃編，頁58-81，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92b 〈南海諸島中幾個地名考釋〉，《南海諸島——地理、歷史、主權》呂一燃編，頁159-169，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呂一燃

1992a 《南海諸島：地理、歷史、主權》，哈爾濱市：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92b 〈駁南沙群島「無主土地」論〉，《南海諸島——地理、歷史、主權》呂一燃編，頁105-119，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李 昉

1934 《太平御覽》，四部叢刊三編子部，上海：商務印書館。

李長傳

1922 〈東沙島及西沙群島〉，《地學雜誌》13（8/9）：1-13。

李直繩口述、記者執筆

1933 〈李準巡海記〉，《國聞周報》10（33）：1-6。

杜定友

1948 《東西南沙群島資料目錄》，廣州：西南沙誌編纂委員會。

汪大淵撰、藤田豐八校注

1936 《島夷志略校注》，北平：文殿閣書莊。

辛業江

- 1993 《海洋問題與南海開發》，海口：海南出版社。

佟柱臣

- 1991 《中國邊疆民族物質文化史》，成都：巴蜀書社。

周去非

- 1964 《嶺外代答》，知不足齋叢書（七），台北市：興中書局。

林明德

- 1960 《太平洋各島嶼的概況》，香港：大中書局。

林金枝

- 1981 〈石塘長沙資料輯錄〉，《南海諸島史地考証論集》，頁118-140，中華書局。

- 1992 〈中國最早發現、經營和管轄南海諸島的歷史〉，《南海諸島——地理、歷史、主權》呂一燃編，頁27-57，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林金枝、吳鳳斌

- 1988 《祖國的南疆——南海諸島》，上海人民出版社。

林榮貴、李國強

- 1992 〈南沙群島史地問題的綜合研究〉，《南海諸島——地理、歷史、主權》呂一燃編，頁138-158，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邱文彥等

- 1994a 〈群島策略——南沙太平島〉，《南海生態環境調查研究報告書》方力行、李健全編輯，頁247-285，台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1994b 〈群島策略——東沙島〉，《南海生態環境調查研究報告書》方力行、李健全編輯，頁453-467，台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孫光圻

- 1993 《海洋交通與文明》，北京：海洋出版社。

柳芝蓮、林繡美

- 1994 〈東沙島海域海洋固著性植物相〉，《南海生態環境調查研究報告書》方力行、李健全編輯，頁377-390，台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海南省海洋局編著

- 1992 《海南省海洋功能區劃報告》，北京：海洋出版社。

張光直

- 1987 〈中國東南海岸考古與南島語族起源問題〉，《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輯，頁1-14，中國古銅鼓研究會編，四川大學博物館。

陳仲玉

張萬福等

- 1994 〈南沙太平島與東沙島鳥類資源調查〉，《南海生態環境調查研究報告書》方力行、李健全編輯，頁229-246，台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張鐵牛、高曉星

- 1993 《中國古代海軍史》，北京：八一出版社。

陳天錫

- 1928 《西沙島東沙島成案彙編》，廣州：廣東實業廳。

陳正平等

- 1994 〈東沙島海域珊瑚礁魚類〉，《南海生態環境調查研究報告書》方力行、李健全編輯，頁291-298，台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陳仲玉

- 1994 〈台灣與南海區域考古學相關研究的展望〉，《兩岸及海外華人南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國際法學會主辦。
- 1995a 〈中國南海區域考古學研究相關資料的四個範疇〉，《海南暨南海學術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主辦。
- 1995b 〈太平島的力與美——南疆鎖鑰之旅〉，《聯合報》（探索版），八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 1995c 《東沙島南沙太平島考古學初步調查》（地政叢書第二十九輯），台北，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

陳存洗主編、福建省博物館編

- 1993 《閩越考古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陳邦瞻

- 1983 《宋史紀事本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一第353冊，台北市：商務印書館。

陳倫炯

- 1984 《海國聞見錄》，中國史學叢書續編35，臺北：學生書局。

陳壽彭譯

- 1907 《中國江海險要圖說》英國海軍海國官局原本，廣東廣雅書局刊本。
Reed, J. W. & King, J. W. The China Sea Directory. London: Admiralty, The Hydrographic Office. 1868.

陳鴻瑜

- 1987 《南海諸島主權與國際衝突》，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曾公亮

- 1988 《武經總要》，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曾昭璇

- 1990 〈元代南海測驗在林邑考〉，《歷史研究》1990年第5期，頁136，137。

黃 任

- 1870 《泉州府志》，同治九年刊本。

黃 佐

- 1506 《廣東通志》，嘉靖二十九年刊本。

黃增泉等

- 1994a 〈太平島陸域植物生態〉，《南海生態環境調查研究報告書》方力行、李健全編輯，頁219-228，台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994b 〈東沙島陸域植物生態〉，《南海生態環境調查研究報告書》方力行、李健全編輯，頁433-443，台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楊作洲

- 1993 《南海風雲：海域及相關問題的探討》，臺北：正中書局。

楊 孚

- 1982 《異物志》，南越五主傳及其它七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傅崑成

- 1981 《南海的主權與礦藏：歷史與法律》，臺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趙汝适撰、李調元校

- 1935 《諸蕃志》，國學文庫第二十三編，北平：文殿閣書莊印行。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

- 1977 〈廣州秦漢造船工場遺址試掘〉，《文物》4：1-16。

廣東省地名委員會編

- 1987 《南海諸島地名資料匯編》，廣州市：廣東省地圖出版社。

廣東省博物館

- 1974 〈廣東省西沙群島文物調查簡報〉，《文物》10：1-29。
1976 〈東沙群島發現的古代銅錢〉，《文物》9：31，32。
1976 〈廣東省西沙群島第二次文物調查簡報〉，《文物》9：9-34。

劉繼宣、束世澂

- 1934 《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上海：商務印書局。

陳仲玉

韓振華主編，林金枝、吳鳳斌編

1988 《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北京：東方出版社。

嚴如煜

1975 《洋防輯要》，中國南海諸群島文獻彙編4，臺北市：學生書局。

顧祖禹

1956 《讀史方輿紀要》，國學基本叢書，台北：新興書局。

顧 海

1990 《東南亞古代史中文文獻提要》，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釋法顯著、許旭校

1922 《佛國記》，上海：博古齋。

不著撰者、向達校注

1961 《兩種海道針經》，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不著撰人

1995 〈廣東東沙島問題記實〉，《東方雜誌》4：60-69。

不著撰人

1995 〈廣東西沙群島誌〉，《東方雜誌》6：49，50。

Christine Company

1995 The Diana Cargo, Amsterdam: Christie's Catalogue.

A Preliminary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Dongsha and Nansha Taiping Islands

Chen Chung-y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re exists a dearth in archaeological data on the South China Sea area. The author has conducted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Dongsha (Practus) Island and Nansha Taiping Islands of Spratly Isles within the frame of a research proje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results of this preliminary survey, and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five chapters:

I. Introduction: an account of the genesis and scope of the project.

II.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rea: literary sources on the four phases of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in the area.

III.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Dongsha Island: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s, as well as previously discovered artefacts, the author has successively conducted three surveys of the islands, and discovered the "Dongsha Ruins" site. Within the site, objects such as porcelain shreds, pottery, charcoal, iron nails, ironware, as well as shells and guano, have been uncovered, indicating that these are the remnants of activity of Chinese fisherfolk.

IV.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Nansha Taiping Island: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the author has previously conducted a reconnaissance survey of the entire island surface. While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ceramic shreds and other remnants at seven different localities, these remains should all be dated to recent times. The island has further preserved Ch'ing dynasty graves, as well as Japanese remains from WWII, such as a broken stone tablet.

V. Conclusion.

圖版壹



東沙島的國碑



東沙島碑

圖版貳



東沙大王廟



東沙島內海（潟湖）

圖版參



東沙遺址（北側之樹叢）



東沙遺址發掘中

圖版肆



東沙遺址發掘坑（P1-P5）



東沙遺址第三號坑的木炭堆遺蹟

圖版伍



南沙太平島國碑



南沙太平島照壁

圖版陸



太平島中的森林



太平島的海灘

圖版柒



太平島上的觀音堂



太平島上的土地廟

圖版捌



太平島上的一口舊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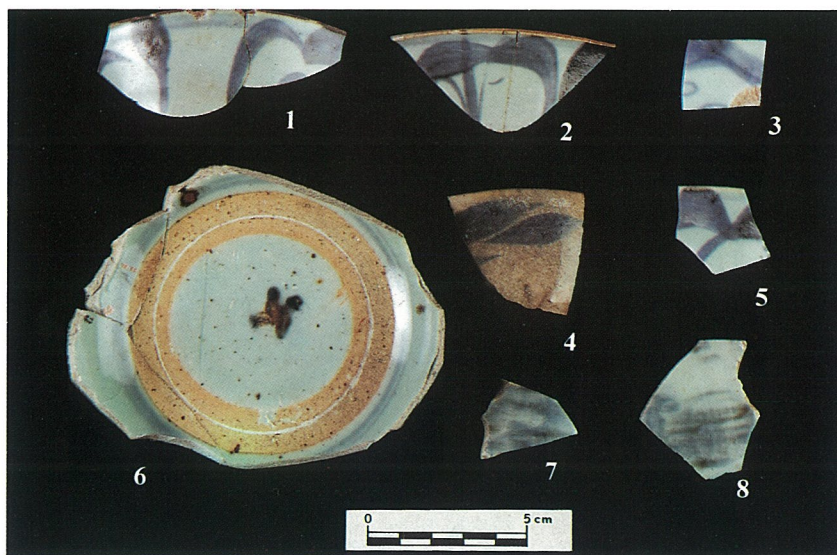


太平島上清代郭純直墓碑

圖版玖



東沙遺址出土的瓷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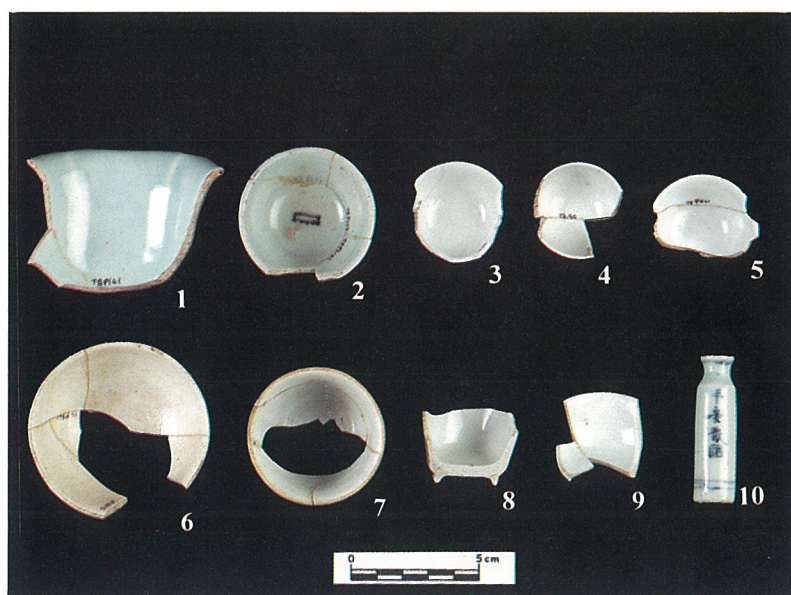


東沙島的古代瓷片

圖版壹零



東沙遺址的古代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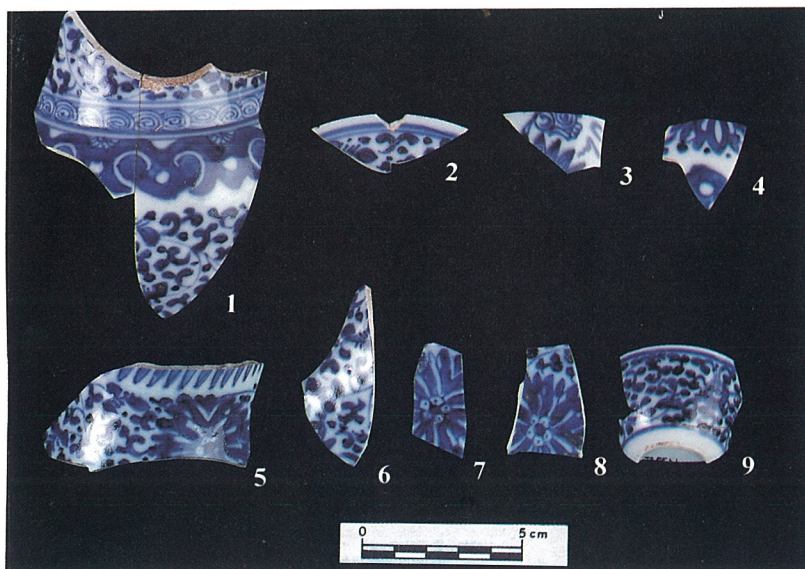


東沙遺址的古代瓷器

圖版壹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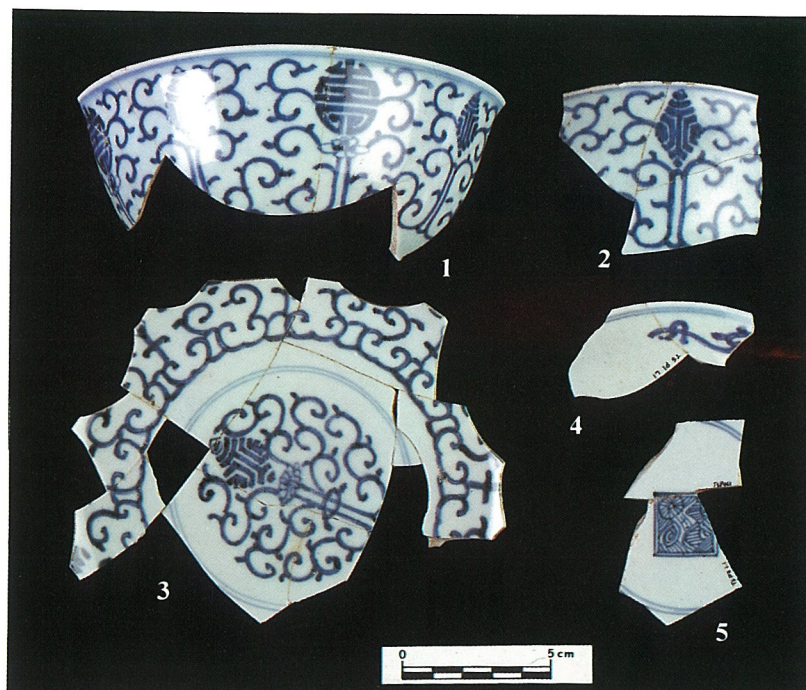


東沙島的古代瓷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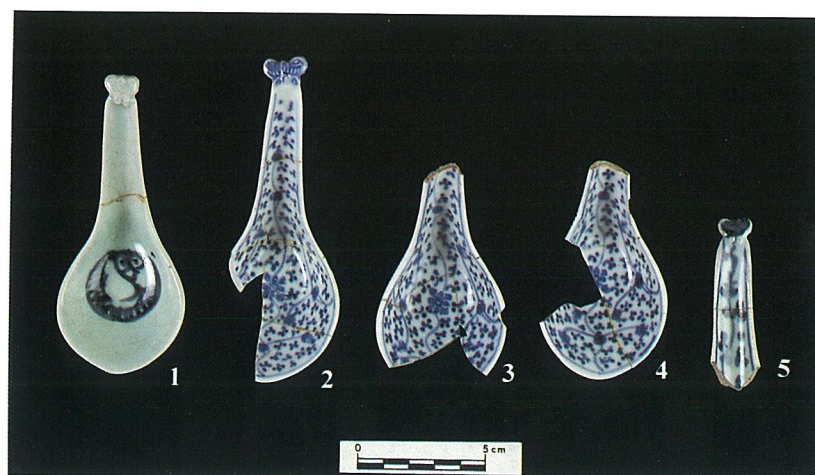


東沙遺址出土的瓷片

圖版壹貳



東沙遺址出土的古代瓷片



東沙遺址出土的瓷湯匙

圖版壹參



東沙遺址出土的陶鉢蓋



東沙遺址出土的陶器柄部和陶瓶蓋



東沙遺址出土的石英石（燧石）

圖版壹肆



東沙遺址的陶甕口部

圖版壹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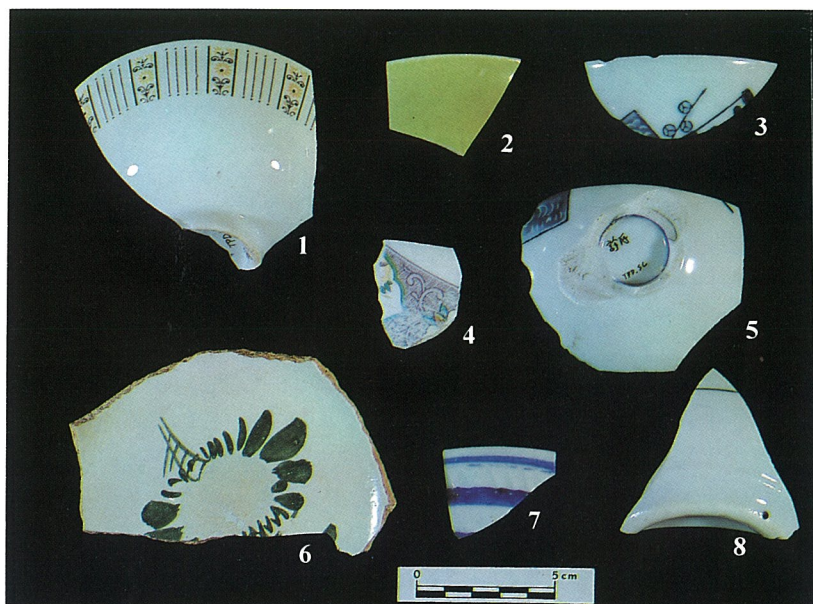


東沙遺址出土的鐵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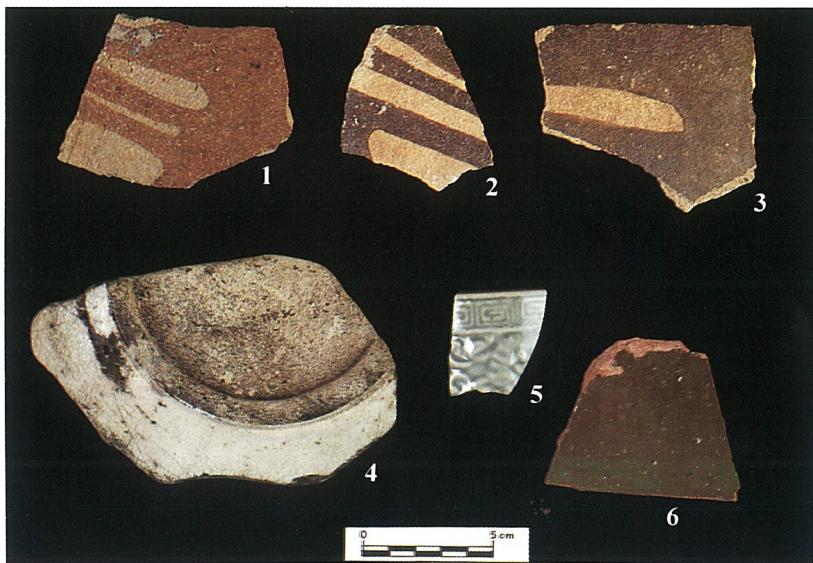


東沙遺址出土的鐵片和鐵塊

圖版壹陸



南沙太平島的瓷片



南沙太平島的陶瓷片